



远航

■ 郑茂琦 赵豪

远航进入了第20天,隐隐的焦虑混合着“艇味”,在潜艇的各个舱室里无声地飘荡。失眠的艇员会变得莫名烦躁,而想家的艇员心里那些湿漉漉的思绪,早已穿过坚硬的艇壳和湛蓝的海水,飞向遥远的故乡。

微弱的灯光下,舱室里管道盘根错节,仪表密密麻麻,成捆的线缆纠结缠绕,各种手柄、阀门见缝插针地分布在每一个角落。舵信班上等兵苏志伟从窄小的吊床上爬下来,瞥了一眼舱壁上挂着的艇钟,已是深夜。他跟着老水手弓腰曲背地钻过水密门,到集控舵上值更。老水本名钱东老。老水是水手长的简称,也是对每条艇上资格最老的舵信兵的称呼。

每一次远航,都充满了艰辛与挑战。接到紧急出航通知时,时间只剩下不到24小时。艇员们排成一队,接力把蔬菜水果装上艇。最危险的一段是搬着重物绕过舰桥,艇员们一步一挪,头和身体贴着桥身,尽量保持平衡。这些危险的工作,总是老兵冲在前,苏志伟只能待在冰库里装菜。装菜也有很多技巧,要想保存时间更长,每层菜之间要垫一层吸水纸,吸收水分。老兵们光着膀子汗流浃背,在舰桥上回来穿梭,成为凌晨灯光下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潜艇兵一旦出航,世界里只有低鸣的机器,昏暗的灯光,坚硬的船舱。时间除了跟随时钟的跳跃,往往只能以特殊的形式出现。老水拿着铅笔,在那张早已画满横线的更次表上又添了一笔。出行前,他已将所有的更次写好,每值完一班,便划去一道。横线越多,离回家的日子就越近。

老水今天表扬了苏志伟,说他这次远航操舵稳当多了。苏志伟可不敢骄傲,老兵常说“艇动三分险”,他必须时刻关注着航向与深度的变化。但因为晕船的毛病,他一摸到舵,就会不自觉地手心冒汗,全身紧绷起来。

老水接着对他说,放轻松,合格的潜艇兵吐也要坚守在战位上。苏志伟正想跟老水聊聊天今年留队名额的事。恰在这时,“战斗警报”骤然响起,随着艇长铿锵有力的口令,全艇人员迅速就位。

原来,舱段兵突然通过广播器向艇长报告:“舱底水管发生线状漏水。”

这句话一下子让艇长警觉起来,潜艇在水下最怕的就是起火和漏水。艇长命令潜艇立刻上浮,同时因为身处任务海域,全艇需立即转入一级战斗部署。

老水听令迅速从苏志伟手里接过升降舵和方向舵,让艇艏翘起来,缓缓上浮。

山间回响

■ 张长春

上。3张旧办公桌一字排开,算是会议的主席台。会议一开始,发生“跑模”事故,连队的连长介绍了事情的经过,满脸愧疚地连着说了几个“对不起”,对不起党委的信任,对不起战士们的付出……接着,工程股股长从技术层面进一步分析了发生“跑模”事故的原因。

团长站起来讲话时显得有点激动,他没拿稿子,先是批评了那些担心影响工程进度,想通过修修补补“跑模”造成工程缺陷的想法。团长说,我钻了20多年坑道,知道水深水浅,从不在工程质量上让步,团党委也历来对质量事故零容忍。对这次“跑模”事故的处置,党委的思想很统一,我和政委也都下定了决心,就是坚决炸掉重来。说这句话时,团长的右拳狠狠地砸在了会议桌上。尔后,他用手指着坑道口的方向说,我们干的是国防工程,必须对未来战争负责,对战士生命负责,但愿将来你不要上军事法庭,我也不要上军事法庭……

“跑模”是一个专业术语,是指混凝土灌注作业时,由于模板固定不牢,在混凝土的压力下出现的错位、偏移现象。出现“跑模”后,混凝土工程会走形变样,不能完全达到设计要求。

高厢车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,上坡下坡,左拐右绕。我们几个人站在车上,紧紧抓住车厢挡板,随着车子晃来晃去。山路崎岖,加上内心焦急,我们愈发觉得道路漫长。

会议就在发生“跑模”事故的工程现场召开。我们到达时,团长早已站在坑口旁一块凸出的平地上。这位入伍20多年的老兵,高高的个子,黑黑的脸膛,一脸严肃地盯着前来参观的队伍。我们营长向他敬了礼,他还了礼,却没有说话。

大家有序坐在提前准备好的小马扎

渗水;2兆帕,螺杆发出警告般的呻吟;3兆帕,“铛”的一声,螺杆像子弹一样射出,弹到舱壁上,水流射进舱内,漏眼扩大了……

“方位096发现不明船只一艘,方位增大,信号较弱。”声呐兵突然报告。声呐听音作为潜艇的水下重要观察手段,此刻的任务就是加强搜索,为潜艇上浮期间的安全提供保障。翻腾的海面上有无数道浪花破碎的声音,涌动的潮水来自四面八方,毫无规律地拍打着。声呐兵正是要从这些看似枯燥乏味的声音中仔细分辨筛查,提取出最有价值的部分。

艇长在舰桥上也观察到,远处传来柴油机的嗡嗡声,一艘不明船只正从黑暗中缓缓驶来。艇员们的内心陡然又悬紧了。

“艇长,是商船,转速65转、5叶桨。”从海洋生物到商船渔船,从水面舰艇到各式各样的脉冲及海洋噪声,声呐兵无一例外将这些声音的特征、听感、调制形式牢牢地刻在脑海中,形成一份最独特的记忆。

原来是虚惊一场。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艇长急切地拿起广播器想问话。可当他从升降口朝下一望,下面一片静默。为了不引起全艇官兵的恐慌,他缓缓放下广播器,把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,转而嘱咐一名战士下到舱底询问情况。

“艇长问,能堵住吗?”战士说。

“有难度。”周满杰的胸脯起伏着,嘴唇咬得紧紧的,在舱底排障的艇员们都沉默了。

突然,周满杰好像想到了什么,赶忙让战友把他的手拉葫芦找来。这是一种手动起重设备,通过拉动手拉链来牵引重物。

这次连机电长都看不懂了。只见周满杰重新裁了一块橡胶皮,用尼龙吊带将其束紧在漏眼上,吊带的另一端则系在手拉葫芦的吊钩上。随着战友缓缓收紧链条,橡胶皮在吊带拉力的作用下逐渐变形,紧紧封堵住漏水的管壁。刚才还呈喷射状的水流,压力明显减弱,变成了断续的滴漏。

有门!周满杰心头一松,又调整了一下橡胶皮的位置,并额外加固了一根吊带。这临场发挥的堵漏方法,竟真的奏效了。

艇长立刻命令下潜,老水让苏志伟辅助他操舵,潜艇像一只巨鲸又钻入无垠的大海。

几天之后,当潜艇靠港的时候,苏志伟接到了退伍通知。

由于已经过了退伍季,那天,艇员队为苏志伟举办了一场一个人的退伍仪式。苏志伟心里明白,不是每个想留下的战士都能留下。当与老水、周满杰,以及每一个来送行的战友紧紧拥抱时,他的泪水汹涌而出,怎么也止不住。也许只有参加过远航的人,才懂得有一种出征叫静悄悄,有一种挑战叫爬发射管,有一种奢侈叫望一眼蓝天,有一种成长叫大洋深处行,有一种战友情叫同舟共济……

心香一瓣

在军旅文学记忆里,裘山山犹如一株常青藤,深深扎根于军营沃土之中,呈现出独特的生命力。她把军人的刚、作家的柔,女性的暖,融汇成温润而坚韧的笔触,数十年如一日地书写着军营岁月、高原风雪与人间温情。因文字相识,或因工作相熟,我对这位“为时代而书写”的作家,生出由衷敬意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还是驻川某部的一名报道员。与老报道员赵忠泽合写一篇通讯稿投给《西南军事文学》后,我们竟收到一封编辑的亲笔信。编辑肯定了稿件“文字干净,故事完整,结构合理”,也指出其“缺乏文学性,不适合杂志刊登”,还鼓励我们多读名著、加强文学修养,坚持创作。编辑落款——裘山山。

裘山山是男是女啊?我们天马行空地猜测起来。从信里温和关切的语言看,像位女士。可“山山”连叠,又透着股雄性力量,反复推敲后,我们断定这是位男编辑。这个误会直到两年后才解开。一次,我在书店里翻到一篇文章《黑白人生》,文章把棋痴百态写得栩栩如生,细节刻画入木三分,语言灵动又带有方言的幽默,让我直呼“文章还能这么写”。看清楚作者署名“裘山山”,再瞥见扉页上面带微笑、有着一对酒窝的作者照片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“山山”是位女作家。

1997年,我调到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工作,和裘山山成了同事。我入乡随俗唤她“山山老师”,自然中带着崇敬,严肃中透着亲近。

同在军区大院生活、一幢大楼办公,我对山山老师的了解日渐加深。她出生于杭州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是铁道兵工程师,母亲是《浙江日报》编辑。5岁起,她便跟着父亲辗转杭州、石家庄、重庆等地,这段流动的成长经历,成了她日后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

山山老师的名字有一段有趣的来历。她的母亲第一次在西湖边的中山公园游玩,看见牌匾上“中山公园”4个字

她从雪山走来

■ 张仕文

写得格外漂亮,尤其是“山”字,挺拔秀丽,于是便为小女儿取名“山山”。不过,裘山山小时候并不喜欢这个名字——因为听起来偏女性化,她常被小伙伴取笑。直到后来,她的父亲在西湖边看到清代状元骆成骧所题的一副楹联:“穿牖而来,夏日清风冬日月;卷帘相见,前山明月后山山”,才告诉她,这名字其实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意境。

1976年,裘山山应征入伍,成为驻重庆某部的一名通信兵。火热的军营生活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,她在训练之余写下《我们女战士》,并在报纸上发表。作品在连队引起轰动,连长和指导员惊喜地发现新兵中藏着这样一位“秀才”,开始对她重点培养。此后,她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发表作品,把7块钱稿费用来买书捐给连队,还因此获得嘉奖。

1979年,她考上四川师范大学,成了穿军装的大学生。毕业后任教期间,她在多家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,后被军区创作室主任“挖”到《西南军事文学》担任编辑,之后历任主编、创作室主任,直至退休。

那些年,我一直关注着山山老师的创作。她一本本写着,我一本本读着。不知不觉,她的书渐渐摆满我的书柜。我尤其爱她散文里“平淡中藏奇崛,淡雅中出机锋”的韵味。寻常琐事经她落笔,便格外耐人寻味。

山山老师与西藏有着特别的缘分,跑得最多的是西藏边防,写得最多的是西藏军人。她与西藏之间,有一种心灵的契合、精神的投缘。15次进藏历程中,她遭遇泥石流、车祸,甚至面临过生命危险,但这些都未能阻挡她走向高原、走向雪山哨卡的脚步。

雪山哨所鲜有女性涉足,山山老师却执意前往。当她气喘吁吁地登上哨所,看到战士们因高原缺氧而泛紫的嘴唇和略显拘谨的微笑时,内心涌动着酸楚,脸上却绽放出温暖的笑容。她轻轻抚摸战士们的被子,仔细整理他们的衣物,像大姐姐一样与他们交流。战士们也向她敞开心扉,把情感经历、军营故事毫无保留地与她分享。他们甚至拿出诗书一起朗读,“南腔北调”的普通话回荡在雪山哨所。

七十六年前
那百万雄师
如同利剑一般
挥过长江天堑
刺向长江对岸
一举突破了
敌人的千里防线

现在
这把利剑竖立起来
恰似长江的一段
我依稀看见
湍急的波澜
摇晃的帆船
燃烧的火焰
这是我所见过的
最高的纪念塔
高得所有江河的源头
都看得见
它用全身的力量
直插西北的蓝天

因为这份爱与尊重,她的文字如高原冰凌般纯净。《我在天堂等你》《遥远的天堂》《她们在高原》等作品在她笔下诞生,讲述着驻藏部队的动人故事,照亮雪域官兵的精神世界。这些闪耀人性光辉和充满温情的文字,宛如火种,点燃了无数青年的爱国情怀。有位名叫高原的军校学生,读了《我在天堂等你》后立志戍边,毕业后主动申请到西藏边防服役。一个作家写出的作品能够给人启迪、赋予力量,这就是最珍贵的回馈,正如山山老师所说,这是“一本本书的幸福”。

我曾有两次在基层,与山山老师不期而遇,亲眼见证她刻进骨子里的认真和担当。

2006年,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,我们赴巴中挖掘革命历史。没想到,山山老师也带着创作室作家前来采访。在将帅碑林纪念馆,她与馆长张崇鱼深入交流。10年间,这位红军后代60余次探访长征路,拜访1800多名老红军及亲属,搜集到10万个红军官兵姓名,并将名字刻在3388块石碑上,建起一座碑林。山山老师采访得仔细,回来后写下散文《十万英名》,这篇文章后来获得四川省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。

2008年汶川大地震,我护送心理专业组赴灾区时,又在平武县南坝镇见到了她。她穿着迷彩服,带着几位作家在余震不断、落石频发的灾区奔走。车辆不通她就徒步前进,见到伤员主动帮忙抬送,几乎走遍了重灾区。那些日子,她赶写出《雨夜急行军》等文章,及时传递出一线救灾的真实情况。

如今,山山老师虽已退休,但为时代书写的激情却丝毫未减。她开始为孩子们写作,《雪山上的达娃》(2019年)、《游过月亮河》(2024年)接连获得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。在书里,她告诉孩子们:“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,一定要学会坚强,学会爱。爱是生命中彼此照亮的光……”

这或许就是她为时代书写的底色——永远扎根于真实生活,永远向读者、向未来,传递着不绝的温暖与希望。

托向永恒的天宇
仿佛那场战役打响时
万千军民并肩
将黎明与希望
推向崭新的彼岸

文学作品

第6605期

仰望渡江战役胜利塔

■ 李光辉

这座纪念塔
巍然耸立在
巢湖岸边
渡江战役纪念馆前
远远望去
就像一把利剑
直插江北的蓝天



解放紫荆关(油画)

游 健 作

人在军旅

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,我所在的工程兵某团担负国防施工任务,我在连队任排长。一天上午,我正在坑道组织混凝土喷射作业。临近中午,连部通信员上山来说,连长让你现在下山,下午跟他一起去开会。

我和连长吃过午饭,就匆匆往营部赶。到了营部,营长、技术员和其他两个连队的参会人员已经围在一台高厢车旁交谈。见我们赶到,营长说:“人齐了,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我刚才向机关打听了一下,某连昨天坑口灌注‘跑模’了,算是工程事故。大家去开会,要有个严肃的态度,认真听、认真看、认真记,事故虽然没有出在我们营,但我们也必须引以为戒。”营长的话,算是参会前的一个简短动员。

“跑模”是一个专业术语,是指混凝

土灌注作业时,由于模板固定不牢,在混凝土的压力下出现的错位、偏移现象。

出现“跑模”后,混凝土工程会走形变样,不能完全达到设计要求。

高厢车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,上坡下坡,左拐右绕。我们几个人站在车上,紧紧抓住车厢挡板,随着车子晃来晃去。

山路崎岖,加上内心焦急,我们愈发觉得道路漫长。

会议就在发生“跑模”事故的工程现场召开。我们到达时,团长早已站在坑口旁一块凸出的平地上。这位入伍20多年的老兵,高高的个子,黑黑的脸膛,一脸严肃地盯着前来参观的队伍。我们营长向他敬了礼,他还了礼,却没有说话。

大家有序坐在提前准备好的小马扎